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書一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宇玄憲撰

善友篇第五十三

此有二部

惡友篇第五十 擇交篇第五十五

述意部第一 夫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顧此二途條然易辯幽則有罪福苦樂顯則有賢

賢方

愚榮辱愛榮憎辱趣樂背苦含識所必同也

今愛榮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辭猶播植粧粹而欲歲取精糧駢駕鷺蹇而望騰超夐絕不亦惑哉如鳥獸垂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迅仰高以成其事奚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乎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

德所親閭蔽則身悴而名惡也故玄軌之宗出於高範切磋之意事存我友又搏牛之蚩飛極百步若附頭尾則一翥万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迅速亦同凡夫弱喪極不越人天若憑大聖之威則高昇十地同生淨域也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半

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尔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爲如法而說如法而行自不煞生教人不煞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爲真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爲衆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爲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爲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

數息著我多者當爲分析十八界等聞已脩行次第獲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暖法從得暖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疑惑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真善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

方言

加水之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蜘蛛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真實利益衆生先
自調伏然後教人無寡聞失無退行失無散
亂失無輕慢失無顛倒失無貪求失無瞋恚
失無邪行失無著我失無小行失具此十法

施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恒常自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廣大名聞余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沉水香 及以藿香麝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友亦復然

余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三

未計五十一

名善知識故莊嚴論偈云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憐愍 不退此丈夫 善薩勝依止
又佛本行經云余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
於一賣香處見彼座上有諸香囊見已即告
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座上諸
香囊物難陀余時即依佛教於彼座上取諸

香囊佛告難陀汝於漏刻一移之頃捉持香
囊然後放地余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
手執此香於一刻間還放地上余時佛告長
老難陀汝今當自嗅於手看余時難陀聞佛
語已即嗅自手佛語難陀汝嗅此手作何等
氣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
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恒常自居
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廣大名聞余
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親友意者
要具七法方成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
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牙相覆藏六

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
是親善友應親附之又大莊嚴論佛說偈云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
識者有四輩一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於人
前直諫於外說人善三縣官若爲其征訟憂

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當念欲富之善
知識者復有四輩一爲吏所捕將歸藏匿於
後解汝之二有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
識死亡棺斂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家又
生經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
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爲親厚共止一處時有
獵師射獵得鹿欲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
計從其獵師當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即發行
一人陳詞其言鹿廣而高自大咄男子當惠
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施肉令第得
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
第四人曰親厚稍肉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

共飢渴時獵師觀察四人言詞各隨所言以
偈報之先報第一人曰
卿詞甚鹿續 云何相與肉 其言如刺人
且以角相施 報第二人曰
此人爲善哉 謂我以爲兄 其詞如枝體
便持一膊與 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詞其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報第四人曰

以我爲親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與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詞鹿
細各與肉分於是天現其身而作頌曰
卷五
一切男子詞 柔軟歸其身 是故莫鹿言

乘利不離身 尔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鹿詞
則所欣釋子是第二人者毘陁和梨是第三
人者黑優陁是第四人者今阿難是天說偈
者則吾身是尔時相遇今亦如是 又佛本
行經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徃昔久遠之時波
羅柰國有一鳥王其鳥名曰蘇弗多羅隋言善子而

依住波波羅奈城與八萬鳥和合共住善子
烏王有妻名曰蘇弗室利隋言時彼烏妻共彼
烏王行欲懷妊時彼烏妻忽作是念願我得
淨香潔飲現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烏妻思
是飲食不能得故宛轉迷悶身體顚頷羸瘦
戰掉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
地身體顚頷羸瘦戰掉不能自安彼時烏妻
報烏王言善哉聖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願
得清淨香潔餚饌如王食者時善子烏語其
妻言異哉賢者如我今日何湏得是香美飲
食王宮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
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烏王言聖子今者若
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疑并其胎子亦必
無活善子烏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
日必當欲至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烏王
作是語已憂愁悵怏思惟而住復作是念如
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實難
得也余時烏王羣衆之內乃有一鳥見善子

此事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余時彼烏從烏
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王宮去厨
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厨之內其王食
辦有一婦女備具餚饌食時將至專以銀器
盛彼飲食欲奉與王余時彼烏從樹飛下在
彼婦女頭上而立啄噉其鼻時彼婦女患其
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余時彼烏即取其
食將與烏王烏王得已即將與彼善女烏妻
其妻得已尋時飽食身體安隱如是產生余
時彼烏別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烏王時梵
德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竒哉竒異云何此
鳥數數恒來穢污我食復以嘴爪傷我婦女

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勑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速至彼鳥處生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勑已啓白王言如王所勑不敢違命獵師徃至以其羅網捕得此鳥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鳥言汝比何故汙我食復以嘴爪傷我婦女爾時彼鳥語梵

德王善哉大王聽我向王說如此事令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鳥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鳥言善哉善哉汝必爲我說斯事意令我歡喜爾時彼鳥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

大王當知波羅柰 有一烏王恒依止

八萬鳥衆所圍遼 累皆取彼王處分

彼鳥王妻有所憶 我向大王說其緣

烏妻所思香美膳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數數來 抄撥大王香美食

今者爲彼鳥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繫

善哉唯願大聖王 慈悲憐愍放脫我

朱恭五十一

六

我爲烏王彼妻故 數來抄撥大王食
我念從此一生來 未曾經造如此事
今爲大王一勑已 於後不敢更復爲
時梵德王既聞彼鳥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
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
是等愛重之心如此鳥也作是語已其梵德
王而說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
彼應重荅食封祿 須似如是猛健烏
爲主求食不惜命 其梵德王說此偈已
復告烏言善哉汝鳥於今已去常來至此取
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食者來語
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佛告諸
比丘汝等當知彼鳥王者我身是也被時爲
主偷食鳥者即憂陁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
此即輸頭擅王是也於時比丘憂陁夷令彼
歡喜爲我取食今亦復尔令淨飮王心生歡
喜又復爲吾而將食來 頌曰

潔身沐德 鑑治心塵 水開春日 蘭敗秋年

慧人成哲 愚友增經 將昇寶地 願值善緣

愚友篇第五十四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七聖垂化正攝羣心善惡二門用標宗極善類清昇惡稱俯墜良由業惑未傾牢籠三界情塵不靜擁翳五燒滯八倒之沉淪繫四生之維繫是故隨順邪師信受愚友致使

朱五十一

七

煩惑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情猴難禁脩福念善罕自無聞造罪造愆日就增進因此輪迴生死不絕大聖愍之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第二

如刀迦羅越六向拜經云

知識者有四輩一內有怨心外強爲知識二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人惡三有急時於人

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厚內興怨謀惡知識復有四輩一小侵之便大怒二有倩使之便不肯行三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亡棄之不視 又涅槃經云菩薩摩訶薩觀於惡鳥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鳥等心無怖懼於惡

知識生怖畏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鳥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鳥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爲惡鳥煞不至三惡爲愚友煞必至三惡是惡鳥等但爲身怨惡知識者爲善法怨是故菩薩當遠離諸惡知識

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
莫親惡知識 亦莫愚從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最勝者 人中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後必種惡根 永在暗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爲色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隱睡眠雖卧床枕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捨嗔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

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相違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周聞諸方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儻失財物因瞋覆

朱五十

八

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而作怨家 又佛本行經云尔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嘒嚙鳥一頭名憂波迦嚙嚙鳥而彼二鳥一

俱得色力並除飢渴是故我時不令汝寤亦不語知即食此花爾時彼頭聞此語已即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喚我覺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喚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遊行經歷忽然值遇一箇毒花便作

朱林五

九

是念我食此花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嚙嚙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時迦嚙嚙聞彼憂波迦嚙嚙頭如是語已便即睡眠其彼憂波迦嚙嚙頭尋食毒花迦嚙嚙頭既睡寤已歎噦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而告彼告知默食彼花其彼睡頭於後寤時腹中飽

不得安隱命將欲死又令我今語言鹿澀欲作音聲鄭礪不利於是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花願令二頭俱時取死於時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爲者一何太卒云何乃作如是事已即說偈言 汝於昔日睡眠時我食妙花甘美味 其花風吹在我邊汝返生此大嗔恚 凡是癡人願莫見亦願莫聞癡共居 與癡共居無利益自損及以損他身 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嚕荼鳥食美花者莫作異見即我是彼時憂波迦嚕荼鳥食毒花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爲作利益返生嗔恚今亦復尔我教利益返更用我爲怨讐也又佛本行經云尔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已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

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店魚鋪下抽取一把臭茅草既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還放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尔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頃便放於地尔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喚手尔時難陀即喚其手尔時佛復告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也尔時佛告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爲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隨順後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尔時世尊因斯事故而說偈言

猶如在於魚鋪下

十
書
卷五十一

以手執取一把茅

其人手即同魚臭 親近惡友亦如是

頌曰

中有神化長

巧誘入幽玄

善人慕授福

惡友樂讐怨

善惡昇沉異

薰蕕別路門

擇交篇第五十五

述意部第一

蓋聞經說善知識者不得暫離惡知識者不

得暫近但凡夫識心辭同素絲隨緣改轉受色有殊境來薰心心應其境心境相成善惡業現故知三寶所資在物為貴其德既弘其功亦大願捐棄惡友親近善人非直自行得成亦使幽顯歸心也 引證部第二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雪山根底曲山壅中有向陽處衆鳥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鳥為王令衆畏難不作非法衆鳥議言善誰應為王有一鳥言當推鵠鵠有一鳥言此事不可何以故高腳長頸衆鳥脫犯啄我等腦衆咸言爾復有一鳥言當推鵠為王其色絕白衆鳥所敬衆鳥復言此亦不可顏貌雖白項長且曲自項不直安能正他是故不可又復衆言正有孔雀衣毛綠飾觀者悅目可應為王復言不可所以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儻時醜形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土梟為王所以者何畫則安靜夜則伺守能護我等堪為王者衆咸

朱莖注

第十一

可尔有一鸚鵡在一處住而多智慧作是念言衆鳥之法夜應眼息晝則求食是土梟法夜寤晝則多睡而諸衆鳥圍侍左右晝夜警宿不復眠睡甚為苦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羽毛正欲不言衆鳥之類長夜受困寧受拔毛不越正理便到衆鳥前舉翅恭敬白衆鳥言願聽我說如前意見尔時衆鳥即說偈答 汝季雖幼小 智者宜時說
若從我意者 不用土梟王 歡喜時覩面常令衆鳥怖 沉復瞋恚時 其面不可觀時衆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議此鸚鵡鳥聰明黠慧堪應為王便拜為王佛告諸比丘彼時土梟者今閻陀比丘是鸚鵡鳥者今阿難是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如過去世時有群鷄依棟林住有狸侵食雄鷄唯有鷄在後有鳥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公說

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一子 非鳥復非鷄 若欲學公聲
復是鷄母生 學烏似鷄鳴 其父復是烏
學烏作鳥聲 烏鷄二兼學 是二俱不成
又智度論云何布施生尸波
羅蜜菩薩思惟衆生不知布施後世貧窮以
貧窮故劫盜心生以劫盜故而有煞害以貧
窮故不足於色色不足故而作邪行以貧窮
故爲人下賤下賤畏他而生妄語如是等貧
行十不善道若行布施生有財物不爲非法
何以故五欲充足無所乏短如提婆達多本
生曾爲一蛇與一蝦蟆一龜在一池中共結
親友其後池水竭盡飢窮困乏無所控告時
她遣龜以呼蝦蟆蝦蟆說偈以遣龜言
若遭貧窮失本心 不惟本義食爲先
汝持我聲以語她 蝦蟆終不到汝邊
若修布施後生有福無所短乏則能持戒無
此衆惡是爲布施能生刀羅波羅蜜若能布

書

朱林

十二

施以破懼心然後持戒忍辱等易可得行如
文殊師利在答過去久遠劫時曾爲比丘入
城乞食得滿鉢百味歡喜九城中有一小兒
追而從乞不即與之乃至佛圖手捉二丸而
要之言汝若能自食一丸以一丸施僧者當
以施汝即相然可以一歡喜丸布施衆僧然
後於文殊師利許受戒發心作佛如是布施
能令受戒發心作佛

頌曰

善惡自相違 明闇不同止 聖人愍迷徒
乘機入生死 慕德祛囂煩 懲心見真理
擇交惡自終 出苦方有始

感應緣略引三驗

魏沙門釋超達

魏沙門釋僧朗 齊沙門釋道豐

魏榮陽釋超達未詳氏族元魏中行業僧也
多知解善呪術帝禁圖識尤急所在搜訪有
人誣達乃收付榮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
効達以實告公遂大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
之自知無活專念觀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輪

唯見守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繫獄囚久脚遂蹇急不能遠行至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急伏卧草中兵騎蹋草悉皆靡遍對逼不見仰者虜面悉以皮鄣自達一心服死唯專誠稱念夜虜去尋即得脫又有僧明道人爲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每疑

朱林五十一

十三

沙門爲賊官收數百僧並五繫縛之僧明爲魁首以繩急繫從頭至足冠明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弥切及曉索繩都斷既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日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爲神力所加非閑人事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久遂揔釋放 魏涼州釋僧朗魏虜攻涼州城民少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寢謙之爲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爲道人實非本心

官抑令上願不須殺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慕本鄉中路共叛然嚴防守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垂岸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投計惶惶捉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頓至唯念觀音以頭扣石一心專注湏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冥暗方知聖力非閑天明相慶感遇便泰稍眠良久天曉始聞軍衆警角將發而山谷重疊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倏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難免虜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吾路耶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便隨道自進至于七日達於仇池又至涼漢出于荊州不測

所終 齊相州皷山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
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皷山中不求
利養或云靈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
所不解齊高來往并鄰常過問之應對不思
隨事標荅帝曾命酒并蒸肫勑置豐前令遺
食之豐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乃大笑亦不
言

朱雀主十四

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撒
床見向者蒸肫酒等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
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西則東望山顛有
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覩靈瑞日日禮拜
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
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

余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恃
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衆前側手指脣
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盡佛語不出脣智
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
悉墮阿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
驚憚及未發前舉詣豐所徑即謂曰汝兩月

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
汝聞枕間遣作佛耶荅曰實然豈曰此風動
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之
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
久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
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
竈傍去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映不盈不減於
今現存右三驗出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書一

惲於粉粧粧上早覆反下滿拂反驚塞上音奴蛇馬也
搏反各蠻草惲名反迅私閨反悴秦醉蹉反七何
邛丁礼反喙許救擴古猛咄當沒梢所交反
膊伯各颺反餌蒲揆反妊汝鴻鰐作焦鰐反羸力為掉弱
反娘彦身饋胡茅邃反憇反忘上豆亮反嚙下於亮反
五結反嘴即委冶反繫繫涉立反憇去乾情正七

反 嘴嚙上部斗反 宿省也 故噦上告外反又於下
食氣也 腥臭上星下 尺救反 薫蕕上音薰香草
胡各反 舀倉下 頸居郢 反 袪古堯 棹側說
反告立於頭許嬌 懲反 澄識楚聲 詮無變船
虜音蒸諸仍肫 音毛猪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書二

大唐上都西明寺釋道世字玄暉撰

眷屬篇第五十六

校量篇第五十七

述意部 哀戀部

改易部

離著部

述意部第一 竊尋眷屬汎移新故輪轉去

留難卜聚會暫時良由善惡緣別昇沉殊趣
善如難陀弃榮益而從道羅雲捨王位而斷
結如旃檀林旃檀園遶隨應而度調御之美
於茲可見惡如調達破僧闍王害父常懷毒
意恒結怨讐既同棘刺之林亦頽蛻蛇之種
善惡路分禍福可覩 哀戀部第二

如須摩提長者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有大
長者子名須摩提是人命終父母宗親及諸
知識一時號哭哀悼躡踊稱怨大喚悶絕于
地或有喚父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
如是種種號咷啼哭又有把土而自坌者又
有持刀斷其髮者辭如有人毒箭入心苦惱
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辭如大風鼓
扇林樹枝柯相振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
又如斬截大樹崩倒狼籍以如是楚毒而加
其身尔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諸大眾何
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以白佛唯願世尊
爲度一切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以無請而
有不說我今爲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大
慈悲願往至彼 尔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
其家是時彼諸人等遙見世尊各各以手拭
面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礼足悲哀雙塞
不能發言正欲長歎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噎
氣而住尔時佛告長者父母等汝等何故悲